吳季玉在台被殺案現達到破案階段

警方刻正加緊追尋李裁法

李曾在港主持娛樂事業為港府逐出境

·李裁法·

疑兇倉促逃走　迄今下落不明

【本報台北航訊】台北市中山北路一〇五巷本月十三日黑夜星期五晚上發生的交通銀行綏靖人吳家元（季玉）被殺已發到破案階段，警方根據偵查資料認定以李裁法涉嫌重大。因在案發之後李某於一度返家即在逃，昨下落不明，而且倉促行了一身衣物，除床上，查到了大批有血染的衣物，經法醫鑑定，其中有的血漬，完全與死者吳家元的血型相符，此其一。警方在其家中的一家醫院中查出李裁法曾經於案發之後，醫治過外傷，此其三。經驗死者吳家元，已在據此三點，警方認為李某涉嫌最大，正在積極找尋他的行踪，已在搜查之中，在日內即可將李某找到，而使案情大白。

李裁法，上海人，年十多歲，比死者年輕，而又身體壯，現在居住於南京東路聯合新村，開設有勝夢紡織廠，在此前曾經開設過一家化學工廠，專門製造洗涤乳膠等商業，因為經營不善，而告倒閉，又欲繼續從事經營紡織廠。某經營不成功，李某遂另行設法集資，經營娛樂事業為港府逐出境。

兩人患難相交　均知對方秘密

李某原籍上海名人，也係江湖中人物，後居香港，又在港廣收「學生」之號，可見他在香港地位非常吃得開，在財勢方面，香港杜月笙」之號，在港地位高，終於擁有最大的勢力，此外，可見他在香港地位非常吃得開，在財勢方面，香港淫窩名的「麗池花園」太平樂場，金鐘光大飯店，即係李某所有，李某力捧而當選，「麗池花園」，第一屆的香港小姐，第一屆的香港小姐，司馬管就是李某小姐，生意興隆，大賺其錢，由此可見他當年在香港地頭上的力量。

後來因為他所聘請的一位私人中文秘書張某，密謀要挾，向他要挾，企圖殺他一筆竹槓，但李某不予受騙，張某遂密報，拿去向香港的英國政府檢舉，於是英方限他在四十八小時內出境，在不合法的情形下來台，又因故被判了七年刑，於三年前才經一位在影劇界知名的人保釋，轉而經商。

疑兇所用兇器　為三角形刮刀

但當他在香港時的大部份財產，都被他的兩個太太拖走，另適他人，這期間可能就與人有了深刻的恩怨，所以他在台經商，推有向友人集資，因他長袖善舞，平獲資本。

李某與吳家元是數十年的老友了，而且認識吳，還是患難之交，在抗戰期間，上海淪陷後，日本憲兵對吳家元追捕甚嚴，幾無處可躲，而李某藉於江湖道義，曾經冒險設法維護吳的生命，將吳家元藏在自己一個秘密的地方，終於逃過了日本憲兵的耳目，後來，李某到當時的大後方，因故吃上官司，而吳家元亦曾將李力保出獄，兩人因此成了患難之交，當多秘密，也互不隱瞞。

日漸擴大，而在一些事情上，還是要李庇護，所以吳家元的某些秘密，李知道得更多。

李某在台灣經商以後，每年一度來台的吳家元，又與李恢復了往來，後來李某與一名人的太太併居，還是租的吳家元一個女友底房子，每月房租即達三千元之巨。

警方同時追尋　與吳同車女人

【本報訊】據警方從吳家元的福口上推斷，兇手所使用的兇器是一張變被工人所用的工具三角刮刀。還是當年上海「白相人」當常使用的打鬥武器。

【本報台北航訊】據國發計程車司機向警方提供線索，十三日晚上當吳家元遇害的北航巷口，曾有一個女人與吳同座。

警方現全力在尋這個女人，以了解吳家元與兇兇之間的發生關係。據警方說：他們希望這個女人能與警方取得連繫，以洗脫其本身的嫌疑。因為根據計程車司機所提供的線索顯然這個女人與吳家元命案多少有點關連，是否所疑是為兇兇所利用的吳家元上的奇餌，正待進一步之偵查。如果這個女人認為與該案有關，那麼可以與警方聯繫，還辦案人員對於她之興吳家元同車到現場附近，能有所了解，以洗脫其本身嫌疑。

反對吳廷琰迫害宗教

南越人以刀劃胸　蘸血書上聯國

要求聯國譴責吳氏所犯罪行

【巴黎十七日美聯社電】此間今日有一男子跪於和平鴿雕像之下，旋以匕首劃胸，蘸血作書，對南越總統吳廷琰政府表示反對之意。

此人為阮丹泰（譯音），當其書此遂聯合國之信函時，約有三百人圍集左右，其中許多携有反吳廷琰之標語。

「聯合國文教科學組織」會部前在今日出現之示威，為此間若干南越僑民反對吳氏之部分行動。據稱：此一示威係由反吳廷琰政府各團體八所組「委員會發動」，係策組約本屆聯大通過所舉行者。示威過程平和，當前述血書將交聯合國文教科學組織之發言人稱：此對血書將交轉送紐約聯合國總部。按：該函係由曾寫入阮丹泰親手遞交馬厚。阮氏自言非佛教信徒，而係「研奉佛學之居士」，所任職務為國際佛學會之總幹事。

文教科學組織總部對面之公園內後不久，示威者滿集此間聯合國胸，從桌面一匣子內取出匕首，在面不改容之下，以匕首劃胸，劃成寬口長達一吋，至有鮮血迸流出為止，一名助手則持小銀杯將血接住。阮氏以新鮮表明，靜坐片刻之後開始作書，係以毛筆蘸銀杯所接血液用越南文寫成，所書如下：

「聯合國駐越南特派團：

懇請聯合國駐越南特派團，對南越政府之侵略行為，採取有效之制止行動。

南越人民在吳氏政府之下，受盡了種種迫害，生命財產毫無保障，人民生活在恐怖中，人民要求和平，要求獨立，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聯合國保障人權宣言所賦予人民的一切權利。

南越人民要求聯合國調查吳氏政府的罪行，要求聯合國制止吳氏政府的罪行，要求聯合國保障南越人民的生命財產。

南越人民要求聯合國保障南越人民的生命財產。

南越人民要求聯合國保障南越人民的生命財產。

南越人民

騎士制度下的騎士文學

·王凝·

中世紀的歐洲，遭受了一場浩劫；那就是日耳曼蠻族的入侵。由公元五世紀到十三世紀，這八百年來，古希臘羅馬文化，被毀得蕩然無存。在這種情形下，文學藝術，更是百當衰微，幾百年漫長的歲月，文學上出現的只是大堆垃圾。這堆文學垃圾，就是「騎士文學」。

騎士文學和騎士制度上面。騎士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呢？這種得要問著的就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中世紀的歐洲，就像我國春秋戰國時代一樣，四分五裂，成為無數小「國」。他們的國境，有時小的比我們現在一個縣還少，甚至有些就只有一個城堡，一個田莊。比較大一些的，就是侯國，每一個侯國有一個公爵、伯爵、男爵或者主教做統治者。侯國與侯國之間，永遠互相攻打。因此侯國統治者，得要找一些沒落小貴族做幫手，這些小貴族，是指貴族的最低階級，成為當時封建貴族的支撐者。騎士的任務，就是保護他的「國王」「教會」的利益。他們的報酬是：忠君、忠教、行俠；那時候的「封建制度」，才使人明白騎士制度是「種什麼制度」，才使人明白騎士制度是「種什麼制度」，大國之下有小國，小國之下，又是許多各有自己采地的小貴族；而這些貴族對小貴族，貴族就是「君主」，小貴族就是「家臣」。那時候的封建制度，就建立在這樣「君主」和「家臣」層層疊疊的關係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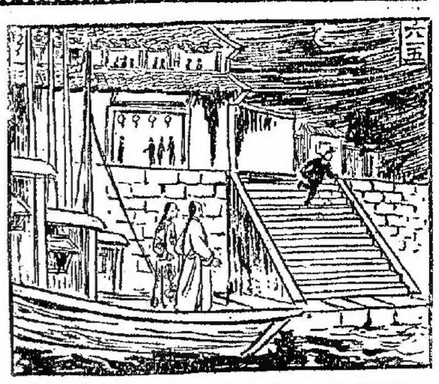
在這封建大機構中，那些最低的小貴族，他們窮到沒有「領地」，甚至像樣的「居屋」也沒有一所。他們的「家臣」，只有一個牧豬奴或馬夫的富產。為了吃飯和隨便出身，只好投身到那一位貴族那邊，做一名武士。中世紀滿坑滿谷的騎士，就立脚在這一階層上面。

這種有一點要弄清楚的。騎士是一種稱號，不是隨便可以用，他一是要由國王或者大公爵之類來封賞，要得到這個封號，就得稱「君主」「教會」「貴族」。司不能看成我國朱家、郭解或者金鎖黃天霸這一類俠士。

騎士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呢？這種得要問著的就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中世紀的歐洲，就像我國春秋戰國時代一樣，四分五裂，成為無數小「國」。他們的國境，有時小的比我們現在一個縣還少，甚至有些就只有一個城堡，一個田莊。比較大一些的，就是侯國，每一個侯國有一個公爵、伯爵、男爵或者主教做統治者。侯國與侯國之間，永遠互相攻打。因此侯國統治者，得要找一些沒落小貴族做幫手，這些小貴族，是指貴族的最低階級，成為當時封建貴族的支撐者。騎士的任務，就是保護他的「國王」「教會」的利益。他們的報酬是：忠君、忠教、行俠；那時候的「封建制度」，才使人明白騎士制度是「種什麼制度」，才使人明白騎士制度是「種什麼制度」，大國之下有小國，小國之下，又是許多各有自己采地的小貴族；小貴族之下，又是許多各有自己采地的小貴族，和國王的關係是「君主」，

今日提要：江邊人立黃鶴渡月夜船來鸚鵡洲



上文因果

上文講到歐陽敬門與張先生之面，對文數、文瀾道：在先生面前，你兩個記住今日，先生為你兄弟作媒，今後你兄弟只可以自食其力，不得做現在鄰廷的官。文蛟、文瀾應道：這話還須囑咐麼，我們怎敢。大家酒醉飯飽，張先生命他兄弟跪下，見城門旱關南了，只有零星燈火，便有一條黑影，自高有二百級的石級之上，如飛奔了下來。大紅和小紅都吟文。歐陽敬也張望。歐陽敬問宋秋山道：我們泊漢陽渡，怎麼沒有黃鶴樓？宋秋山道：不知先生之意如何。依我的愚見，在泊黃鶴樓下？宋秋山道：不知先生之意如何。依我的愚見，在泊黃鶴樓下。明早上去一覽，審此上策。

歐陽敬見兩個女婿英武有為，心中歡喜。當了張先生之面，對文數、文瀾道：在先生面前，你兩個記住今日，先生為你兄弟作媒，今後你兄弟只可以自食其力，不得做現在鄰廷的官。文蛟、文瀾應道：這話還須囑咐麼，我們怎敢。大家酒醉飯飽，張先生命他兄弟跪下，見城門旱關南了，只有零星燈火，便有一條黑影，自高有二百級的石級之上，如飛奔了下來。大紅和小紅都吟文。歐陽敬也張望。歐陽敬問宋秋山道：我們泊漢陽渡，怎麼沒有黃鶴樓？宋秋山道：不知先生之意如何。依我的愚見，在泊黃鶴樓下。明早上去一覽，審此上策。

歐陽敬門棍，用鵰弟法下樓，宋秋山兩次背負，歐陽自嘆已老，兩個官和。張先生次日辭別之主鐵陀派三子用鬧船前往本日辭別。後護取取道西北，至宜昌下游入長江，張先生約王文蛟弟兄等上岸小酌道別。文蛟弟兄向張先生及岳父敬酒。

金鼎關河

新捉刀人著

鳳子圖

第五回　鐵熊帝統一神州　明傷四隱居鹿臺

歐陽敬和兩女婿英武有為，心中歡喜。當了張先生之面，對文數、文瀾道：在先生面前，你兩個記住今日，先生為你兄弟作媒，今後你兄弟只可以自食其力，不得做現在鄰廷的官。文蛟、文瀾應道：這話還須囑咐麼，我們怎敢。大家酒醉飯飽，張先生命他兄弟跪下，見城門旱關南了，只有零星燈火，便有一條黑影，自高有二百級的石級之上，如飛奔了下來。大紅和小紅都吟文。歐陽敬也張望。歐陽敬問宋秋山道：我們泊漢陽渡，怎麼沒有黃鶴樓？宋秋山道：不知先生之意如何。依我的愚見，在泊黃鶴樓下。明早上去一覽，審此上策。

歐陽敬和兩女婿英武有為，心中歡喜。當了張先生之面，對文數、文瀾道：在先生面前，你兩個記住今日，先生為你兄弟作媒，今後你兄弟只可以自食其力，不得做現在鄰廷的官。文蛟、文瀾應道：這話還須囑咐麼，我們怎敢。大家酒醉飯飽，張先生命他兄弟跪下，見城門旱關南了，只有零星燈火，便有一條黑影，自高有二百級的石級之上，如飛奔了下來。大紅和小紅都吟文。歐陽敬也張望。歐陽敬問宋秋山道：我們泊漢陽渡，怎麼沒有黃鶴樓？宋秋山道：不知先生之意如何。依我的愚見，在泊黃鶴樓下。明早上去一覽，審此上策。張先生連說好極。

今晨四名飛仔在官塘
偷駕汽車截刦情侶

搶去現欵及男女庄手表各一個
今晨大埔道另一男子手表被搶

【本報訊】今晨，發生「飛仔」偷車截刦情侶事件。據了解，大約零時三十分左右，有年約十七八歲之「飛仔」四名，其中二名懷有三角鏈清，今晨乘自用汽車××四××八號，駛至官塘道與彩虹道，下車截刦一雙情侶，此兩人因形勢不利，遂任其搜掠，結果失去現欵廿一元，另男女裝手錶各一個。事後，「飛仔」即登車駛去，警方根據報告，即進行調查，旋在牛頭角道花園大廈附近，發現同一「號碼之汽車。據了解，「飛仔」係偷竊別人汽車，截刦途人。又：今晨二時許，大埔道近邊遊場道附近，有一男子被女徒截刦，搶去「刁陀」手錶一枚。

被刦者為三十六歲男子林儼，被兩個徒弟搶奪他手表時曾抵抗，致被兩匪圍毆頭部流血。事後前往警署報案，請求查辦。又今晨東邊街北東里路上，一個獨行女子，亦被匪截刦，搶去值一百廿元之金鏈一條。

冷氣公司職員在百德新街遭十餘大漢毆傷
其妻田秀麗亦被擊傷手指

【本報訊】錦龍總百貨公司，位於百德新街，昨下午三時，曾傳在該區做清潔冊分，一男子在寫所工作的人員，到德警前被十多名壯漢圍毆，頭手均被匪毆受傷流血，突圍逃奔後，復被人放出狼犬咬傷腿部，後被送院縫針敷治。當時其妻欲加入戰團救夫，在混亂中也被人擊傷手指。據今晨傷者之妻田秀麗對記者稱：其夫的傷勢如何，不大清楚，因自送院後，迄未返家。她丈夫與人向無糾怨，此次被毆，究因何事，則不得而知。外傳史夫因婦和某廠務公司結怨，她事前并不知情。